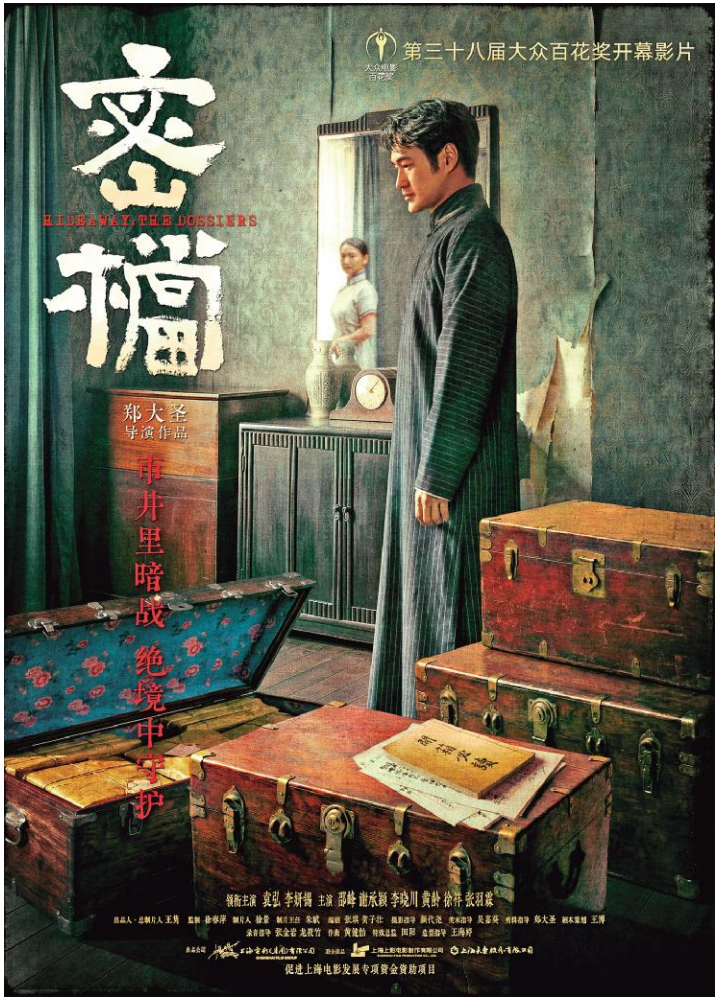




《密档》： 谍战类型的“日常化”转向

○ 张慧乾 王赟姝

2026 年暑期档，由郑大圣执导、袁弘等主演的《密档》，取材于中央文库在 18 年间（1931—1949）的真实历史——十余位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两万余件绝密档案。影片将这段漫长历程浓缩于 1942 年上海沦陷后的 3 个月叙事之中。作为一部谍战悬疑片，影片既没有血腥暴力，也没有惊天谋略，更没有绝地反杀，而是将镜头聚焦于 1942 年上海弄堂的一处普通民宅和一对普通夫妇的日常。影片从叙事策略、空间建构、人物塑造三个维度，建构起生死谍战的日常化情境，令“日常”本身成为最大的反常。

叙事策略：从“危机一解决”到“无事发生”的悬念

传统谍战片依赖“发生什么”来制造悬念，《密档》则将惊心动魄、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死谍战，放置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琐碎中去讲述，依赖“可能发生什么”来制造持续紧张感。这种“无事发生”的悬念，给观众带来一种悬而未决、持续存在的心理压力。通常来讲，谍战悬疑片会利用观众和角色之间的信息差来制造焦虑，正如希区柯克所言，桌下藏着一颗炸弹，观众知道而角色不知道，悬念便由此产生。《密档》则让观众与主角处于同一信息盲区，观众与主角同样不清楚自己何时暴露、不明白组织为何失联，从而产生强烈的共情体验。导演有意先将主人公置于嘈杂、琐碎的小市民生活之中，让观众先进入日常，再慢慢意识到日常中的反常。影片前 42 分钟，始终是夫妇二人搬家、与邻居寒暄的平淡场景；直到主人公凿开墙壁、将文件逐份藏入夹层的那一刻，片名才浮现于银幕。这种反常处理，令观众在长达 42 分钟的观影过程中始终是被悬置的。最终，观众经由黑白审讯镜头的交叉蒙太奇剪辑，才终于理解影片中许多貌似冗余的生活细节，都是徐书亭夫妇为了隐藏身份、保护文件而刻意为之的。事实上，这是导演对观众认知节奏的主动操控，将类型期待彻底打碎，迫

使其重新组织叙事意义。如此处理，凸显出地下工作者在“无事发生”的每一天里，始终面对生与死的角力。

空间建构：石库门作为日常化的叙事载体

如果说叙事策略上的“无事发生”构成了《密档》日常化转向的时间维度，那么石库门这一空间载体则为其提供了具体的物理场域。影片将大量核心情节严格限定在“小沙渡路 52 号石库门”内部及相邻街巷，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舞台式”空间。影片中的石库门呈现出人员杂、空间窄、墙体薄的特点。首先，这里会聚了地下工作者、汪伪特务、学生、医生、教师、力工、舞女等各色人群，方言南腔北调，俨然如“72 家房客”般的微缩社会。其次，嘈杂、拥挤的石库门是“过日子”的场所。为强化这一空间感知，影片采用了 4:3 的画幅。一方面，它与故事所处时代的影像形式相契合；另一方面，4:3 画幅进一步强化了石库门内狭窄逼仄的空间感，“形成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这种视觉选择将观众与主人公一同置于无处可退的物理和心理空间之中。这种视觉上的“小”，反衬出人物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例如，徐书亭与上级失联后，丧失经济来源的他们，只能用一条反复利用的“咸鱼”，维持表面“日常”。最后，石库门的隔音差，左邻右舍的声音彼此穿透，观众和主角一起被困在“隔墙有耳”的恐惧之中。例如，夫妇二人在半夜“拆墙”与“补墙”，遭到楼下租客的抱怨；在偷偷寻找一份文件时，恰在此时，特务梁先生敲响了房门。由此可见，主人公夫妇的谍战经历，以及他们所守护的两万余件绝密档案，都已经与这栋房子融为一体。他们在最逼仄的空间里，完成最沉默的坚守；在最普通的日常中，承担最不普通的使命。

人物塑造：平民英雄与信仰的日常化

在日常化的叙事策略与空间建构

之外，影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贯彻了这一转向——将英雄还原为凡人，将信仰融入日常。相较于多数谍战片主角的身手矫健和过人谋略，《密档》中的主人公夫妇则是一对心有嫌隙、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他们只是恰好守护着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影片没有回避人性与信仰之间有时会存在的冲突。例如，影片中，沈玉琳内心明白女儿已丧命，但无法克制的母性不允许她就此放弃，哪怕因此违反组织纪律。为此，她数次前往孤儿院寻找女儿的踪迹，也曾多次向“娘舅”请求帮助。女儿的离开，造成了主人公夫妇的情感间隙，也让人物关系从理想化的“革命战友”回归到充满误解、怨怼与疼痛的世俗婚姻。而主人公夫妇的英雄性恰恰体现在对日常的坚持，以及在琐碎之中守护秘密的坚韧。这种人物塑造使观众无法依赖类型期待，而是始终处于对角色命运的真切忧虑中，从而强化了悬念的心理根基。另外，影片刻画了一幅真实的小人物乱世求存图景。例如，房东顾先生是典型的上海少爷，他小气且精明，只想在乱世中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但是，在邻居难产时，他仗义地施以援手；当唯一的家产被抢后，胆小惜命的他选择了自戕。舞女玲珑本性善良，却因生计所迫，依附于商人梁先生。而梁先生看似阔绰，实则不过是 76 号特务机关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以及，医生妻子失去孩子后精神失常，主人公夫妇多有照拂；朝鲜学生秘密参与革命，被日军杀害后，宁波小伙为其盛来一碗刚做好的粥，以示祭奠。由此可见，石库门的邻居们虽各有算计，却在至暗时刻彼此照应。

就创作理念而言，《密档》将宏大历史使命下沉到具体的家庭关系和个体情感中，书写了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与坚守。就这一点而言，《密档》以“日常化”转向拓展了谍战类型片的表达空间，也为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路径。

《奥德赛》：史诗影像改编下的命运、欲望与主体叩问

○ 张一宁 张昕一

古希腊经典史诗《奥德赛》的影视化改编，诞生于古典文学 IP 改编日益产业化的创作语境之中。该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自编自导。影片集结实力演员完成史诗人物的银幕转译，将长达 10 年的归乡叙事予以影像重构，构成一次对古典人文传统的当代回望。区别于同类神话改编作品热衷于诸神博弈、战场征伐的叙事范式，影片以相对克制的叙事策略，剥离宏大的奇观叙事外壳，聚焦命运规训之下个体的抉择、欲望限度与精神坚守。叙事冲突不再局限于外显的武力对抗，而是更多投射于茫茫海洋的生存磨难、异境带来的精神蛊惑，以及主体内部不断摇摆的心理博弈。

影片以特洛伊战争落幕、奥德修斯开启返乡旅程作为叙事枢纽，铺展出一重神权意志与凡人意志相互纠缠的漂泊叙事。在商业影视普遍追求强冲突、高爽感的创作导向下，《奥德赛》虽未迎合市场流行的叙事逻辑，但凭借完整的人物逻辑与深厚的人文意蕴，成为古典文本当代影像转化中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

题材破局：解构英雄神话，转向凡人的生存困境

诸多神话改编作品习惯于固化英雄叙事，将英雄塑造为功绩化、符号化的完美客体，放大超自然力量的对抗，简化人物内在的矛盾。反观《奥德赛》，

其叙事重心完成了从“英雄伟业”向“凡人境遇”的偏移。影片所呈现的苦难，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自我之间的暴力厮杀，而是一类更为隐性的精神试炼：危险潜藏于安逸的诱惑、享乐的麻痹，根源于人自身意志的松弛与精神的失守。

由此影片抛出核心命题：剥离战争赋予的荣耀光环，英雄该如何处理欲望的诱惑，又该如何回应不可抗拒的命运？这一设问消解了传统叙事赋予英雄的神圣滤镜。奥德修斯并非全然理性、永不迷失的完人，他同样会陷入迷惘，会被幻境裹挟。影片的思考超越个体归乡的冒险故事，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论议题：个体如何在外部命运的压制之下维持自我的主体性。这正是荷马史诗留存至今的精神内核，借漂泊历险的类型框架，审视命运枷锁之下人的精神境遇。

表演阐释：命运场域下非典型人物的镜像关系

演员的表演建构起文本的人文厚度，完成主题的具象落地。奥德修斯摆脱了高大全的英雄范式，角色表演兼顾战争遗留的创伤疲惫，以及对故土家庭内在的情感执念。面对女神的羁留、幻境的引诱，人物身上不断显现动摇、沉沦的心理状态；即便意志反复遭受消磨，返乡的内在诉求始终

没有彻底消解。这种在绝境之中不断抗争却并非无往不胜的人物特质，构成角色的审美内核，他是受命运裹挟的凡人主体，而非凌驾于现实的神性英雄。

奥德修斯与留守故土的佩涅洛佩构成一组重要的镜像叙事关系，打破了史诗改编中男性英雄单一主导的叙事结构。奥德修斯在外部空间承受来自异域与神明的多重考验；佩涅洛佩困于宫廷内部，在求婚者的权力胁迫之下，以隐忍与智识维系家庭秩序。两条叙事线索异地呼应，形成互文对照。群像层面，鲁莽的水手群体因欲望失度招致灾祸，诸神手握凡人的命运走向却受制于自身的好恶私情。影片借此揭示，个体的毁灭未必源于外部暴力，欲望失控引发的自我瓦解，往往具备更强的破坏性。

史诗改编的突围：古典资源的当代转译

《奥德赛》的影像实践，是古典文本对接当代审美语境的一次探索。它证明神话改编不必依附特效奇观来完成表达，千年前的古老文



本依旧可以回应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在快餐化、碎片化叙事盛行的媒介环境中，受众依然需要叩击内心、探讨精神困境的文艺作品。神话改编可以跳出纯粹娱乐化的视觉消费，转向内在心理挖掘，承载思想层面的表达。

但该改编路径本身也面临一些需

要正视的挑战。影片保留了原著中若干核心的岛屿历险叙事单元，在商业电影追求紧凑节奏的语境之下，叙事节奏趋于平缓，部分支线延展造成叙事体量的负担。即便如此，这种对原作精神内核的尊重，依旧优于流水线式的文本解构。影片结尾奥德修斯重返故土实现家庭团聚，该结局不只是冒险故事的闭合，更象征着个体冲破欲望迷障，重新确立自我主体性。古典史诗正是经由这样审慎的影像重述，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奥德赛》的价值，就在于借古老的漂泊母题展开人性思辨，于重重困境之中探寻主体精神的存续可能。

对于身处“奥德赛时期”（指青春期与成年期之间的过渡探索期，大致对应 20 至 30 岁左右）的当代年轻人而言，影片所呈现的漂泊与迷失，或许能提供一种来自古典叙事的参照。

作为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作品，《奥德赛》延续了其电影创作中对个体精神困境的持续关注。影片摒弃传统史诗对英雄的神化叙事，聚焦凡人主体在命运裹挟下的精神挣扎，借古老的漂泊母题展开人性思辨，于重重困境之中探寻主体精神的存续可能。影片所传递的，或许并非“坚守本心便能抵达彼岸”的简单信条，而是在漂泊与迷失中不断辨认自我、重建主体性的艰难过程。